

身处绝境的凤凰男
都市里的“许三多”
一篇曲折意外
而又感人至深的攻城记……

一个男人的
城市攻坚战

One City One Man

杨关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一个男人的 城市攻坚战

杨关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男人的城市攻坚战/杨关三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308-08996-8

I. ①一…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6286 号

一个男人的城市攻坚战

杨关三 著

策 划 者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 曲 静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84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996-8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目 录

001	引 子
003	第一章 一拳要了我的命
020	第二章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035	第三章 业务从闭门羹开始
050	第四章 我也能有创意了
063	第五章 回忆害死人
089	第六章 策划还是策反
106	第七章 租个女友回家
124	第八章 又闯祸了
149	第九章 项目部是个乌托邦
171	第十章 该来的,该走的
184	第十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197	第十一章 凤凰男的春天
219	结 语

引 子

岛城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马主任今天又给我发了一封 email,催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并希望我尽快定夺。说实话,我心里早已经做了决定,不去科大文学院担任什么特聘教授,之所以迟迟不给母校答复,我是在享受这种衣锦荣归的快感。

若干年前,我曾是岛城科技大学文学系的一名学生,这里冷冰冰的人情,让我至今难以忘怀。我的同学们、老师们、学校的领导们,没有一个能想到赵横日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大作家,拿到文学奖。那几年,偌大的学校,万千人中,没有一个人给我关怀。

如今,我走出泥沼,重获新生了。如果非要把我今时今日的成功跟母校扯上关系的话,我想,如果没有母校,我不会沉寂奋发,接连写出那么多好的小说。

心里想着,居然有种报复的快感。那个曾被叫做“白痴”的小子,终于可以向世人证明,他不是白痴,而是一块璞玉,只是眼拙的人无从发现而已。

我给马主任回复了邮件,说还没考虑好。

马主任马上给我答复,问我能否先去科大做一场关于人生和成功的讲座,并借此为后面的事情做一个铺垫。

我答应了马主任。

我甚至都想好了在演讲现场,面对着几千名科大学子,怎么讲述自己的成长和成功。我会如实地把人情的冷暖、自我的救赎,讲给他们听,而不是用那些肉麻的恭维话和高亢的口号去歌功颂德。我想,那天的场面一定会很轰

动,一定会如一颗深水炸弹,把所有前尘往事炸得沸沸扬扬,把我这么多年的积怨一股脑儿发泄出来。

想到这里,我笑出了声。

“又一个人在那里傻笑!我看,快了,马上就快了!”孟代强坐在电脑前,鄙夷地哼哧了一句。

模模糊糊听见孟代强的话,我刹那间从美梦中惊醒。

默默地从上铺爬下来,收拾好简历,穿上廉价的西装,顶着瑟瑟的寒风,去参加今年最后一场招聘会。

第一章

一拳要了我的命

—

我叫赵横日。

2005 年的冬天。

这座城市刺骨的海风吹透了我单薄的身体。此时，我正在赶往招聘会的路上，手里夹着十几份简历和一份《都市报》的招聘页。招聘版上但凡跟中文、文字、文案、文员沾边的岗位，统统被我画了圈圈。我必须把手里的简历全部递出去，才有可能广种薄收，获得一两次面试机会。

中文系四十六个人，有四个去了报社，三个去了电视台和电台，两个保研，班长周肇峰早早就被学校留下，进了学生处。除了这十个人，剩下的三十六人，大部分人考研、考公务员，成绩还没出，他们也大都做两手准备加入了求职行列。

我既没考研，也没考公务员。我只想赶快找到一份工作，离开这个伤心地。

我最后一次跟家里要了钱，一千六百块。拿着这笔钱，我花七百块置了一身西装，六百块买了一部手机，二百块疯狂地印了一堆简历，剩下的一百块拿来当生活费。

简历上,贴着的二寸照片,照片上的我眼神迷茫,表情僵硬,生挤出来的一丝微笑挂在嘴角。这丝微笑里没有自信,甚至连自嘲的勇气都看不出来。我自己审视着,这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高中孩子,也早已不是那个回到村里就被光环笼罩的榜样孩子。

简历上的其他位置,苍白得很。“特长”一栏,空白,好像在等着用人单位自己去发现,我是诚实的,或许这可以算我的特长。“奖励”一栏,也是空白的,我一次奖学金也没拿到,一次优秀班干部也没评上,虽然我在班里当了两年多的班长。“处分”一栏,也是空白,但我在面试时并没有隐瞒我被留校察看一年的事实。

在一场不落地参加了所有招聘会后,我总共接到了三份面试通知,但都因为我坦白了留校察看的处分而没了下文。其中有一次面试,想想都好笑,却真实地被我遇到了。这是一家民营企业,做多晶硅的,招董事长行政秘书。公司老总亲自面试,是个女的,四十多岁。我还是告诉了她,我大三时曾被留校察看了一年,因为打架。她很欣赏我的坦白,说公司就喜欢坦诚的员工。我心里暗暗舒了一口气。接着她问我,那你很能打吧?酒量也很大吧?我摇摇头说:“我从小不会打架,酒量也很差,开瓶就醉。”她失望地哦了一声。

当时,家里比我还着急,唯恐我找不到工作。那天,父亲打电话说,他刚刚在新闻上看到今年的就业形势很差,说很多大学生没毕业就先失业了。我只好笑着跟父亲说,我是班长,成绩又好,放心吧。其实,我心里担心得要命,我必须在年前解决工作的问题,否则寒假回家很难跟家里人交代。

在农村老家,我是所有人艳羡的对象。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成绩都很好。从小懂事听话,从不给家里惹麻烦,村里人现在教育孩子都拿我做榜样。每次我回家他们都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父母在一旁,笑吟吟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自豪。

为了父母那点极容易满足的虚荣心，我一定要找到一份工作，留在这座海滨都市。我知道父母不求别的，他们只要知道我在外面混得不错，他们就幸福了。

现在，我需要一份工作，让他们安心。

二

每次参加招聘会，就像进了农村骡马交易大集。黑压压的人头，身体互相挤压，双手把简历高举过头顶，唯恐一不小心掉在地上，被踩成废纸。

年前最后一次招聘会，来的人格外多。我掏出五块钱买了门票，挤进了现场。

拥挤的会场，我弯腰帮一位招聘单位的大姐把地上的表格捡了起来。

大姐接过表格，问：“同学，你什么专业的？”

我毕恭毕敬地回答：“中文！”

“你要不要考虑投份简历来我们单位，我们正在招聘总经理助理。”

没想到我一个小小的举动竟博来了这家单位人事部经理的好感，看来，真是无时无处不是面试啊。我直愣愣地站在这家招聘单位的摊位前，暗自庆幸自己的好运。大姐的一句“谢谢”，把我从遐想中拉回来。我曾无数次幻想自己得到了突如其来的眷顾，但每次都落空。重新整理情绪，举着手中的简历，挤过拥挤的人群，接着去给那些“圈圈”们投简历。

当我挤到最后一个“圈圈”时，已经十一点多了，他们正准备收拾东西。我把简历双手递过去，接简历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她旁边坐着一位四十上下的中年女人，看样子是经理。女孩子回头看了女人一眼，问：“杨姐，还接不接了？”刚说完，就咯咯地笑了起来。杨经理拉了拉她，说：“再笑，下次不带你出来了。”

女孩子没理会经理,看了我一眼,说:“你的西装很别致。”

我低下头,一看,西装的三个扣子全部挤掉了。我急忙拉了拉,脸热乎乎的。

“这样挺好的!”女孩子又说话了。当时,我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个女孩子会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

杨经理接过我的简历,看了两眼,就跟其他简历放在了一起。这摞简历少说也有百八十份。还好,他们收下了。

完成了最后一个“圈圈”,我长长地松了口气。不管有没有面试机会,我总算把能投的全投了出去。临近中午,招聘单位陆续撤离,会场渐渐冷清下来,地面一片狼藉。我站在大厅里,翻开《都市报》招聘版,那些“圈圈”还在,只是不知道有多少又要变成“叉叉”。

这时,打扫卫生的阿姨提着一个硕大的编织袋进来了,挨个摊位收集废纸。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有很多简历当场就被招聘单位扔进了垃圾桶。这一份份的简历上面依附着求职者无限的希望,现在却被当做垃圾,运到了废品收购站。废纸或可卖钱,但这些希望却毫无分量一文不值。

我不忍去追究其中是否有我的简历,这太残酷了,还是抱有一线希望吧。我匆匆地离开了会场,回到学校。

我先去了学校旁边的一家杂货铺,买了几枚扣子和一箱方便面。接下来的时间,我只有一百块钱当生活费,这也是我不考研的原因之一。

这个学校的一草一木都与我有隔膜,不像家乡的杨树,春天来了可以用返青的枝条做口哨;也不像家乡的榆树,春天来了可以采榆钱;更不像家乡的槐树,初夏时节可以打槐花蒸饼子。这里只有法国梧桐,只有娇嫩草坪……

我需要一份工作,逃离这里。

三

接下来的日子,我只能装作很耐心地等待。

我时常沉迷于金庸的武侠之中,感慨为什么他的小说主人公会有那么多机缘?郭靖傻里傻气,却娶到了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黄蓉,得到了洪七公的真传;张无忌意外地学会了乾坤大挪移;段誉不小心练得了六脉神剑。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这样意外的收获,让我从此一跃龙门呢?

张落雪不用像我这样四处投简历,她的学习成绩很好,早早地被保送了北大研究生。她将离我越来越远。而她现在却是离我最近的人,她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

从招聘会回来,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碰见了她。她穿着雪地靴,牛仔裤,羽绒服。一条红色的围巾,把她白皙的脸庞映得更加妩媚。我极少敢这么仔细地观察一个女生,她不一样。她怪我不多穿点衣服,除了她,没人这么关心我。她看见我掉了扣子的西装,说:“你回去换件衣服,我给你缝扣子。”

我乖乖地回去换了衣服,把西装拿给她。她问我招聘会的情况,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反正把简历都投出去了。”她说:“你的简历太简单了,不过这样也好。”

是啊,我不像有的人,非要在简历上写自己是班长,学生会干部,拿了什么奖。结果,一个班上几乎所有人都是班干部,都拿过奖学金。

张落雪说:“你可以把你的作品附上去。”她说的“作品”,是我发表在报纸上的一些小文章,主要是写童年回忆的几篇。

我说:“这些东西改变不了什么。”

张落雪笑了:“改变要一点点的来,你现在就差一个机会。面包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但愿吧。我急切地想要工作，离开这里，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一定好好努力，不再让自己受白眼。

招聘会过去了四天，仍旧没有消息，我的心渐渐开始慌张。班上的人大多不去上课，每天都在来回奔波，为自己的前途打算。回到宿舍里，空气依然凝固，睡我下铺的赵忠娃已经找到了工作。

赵忠娃跟我一样，也来自农村。但他跟我不一样，他从不招惹谁，在宿舍、在班上都是一个极安静的人。课余时间，他做了好几份家教，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也从不参与同学的讨论。我有时候宁愿从一开学，就像赵忠娃那样，做一个平凡安静的人。赵忠娃从来没有特意靠近我，也从未讥讽我，这样我就很感激他了。

算了，不想这些了，只要找到工作，很快就会离开这里。

第五天，就在我快要放弃希望时，我接到了“魔法盒子”的面试通知。

“魔法盒子”，一个很奇怪的公司名字，一家广告公司，在本市颇有影响力。他们招聘的是文案策划。没想到，我投出去的最后一份简历，居然给我带来了希望。我不由想起了在招聘会现场的那两个女人。此刻，她们令我倍感亲切。

我抓住了一根稻草，看到了希望。

四

周一，一早。

我穿上西装，一身单薄地出门，要去抓那根稻草。

公司在市里最繁华的商业区，这里高楼林立，遍布着很多写字楼。我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成为出入这里的其中一位。

十六楼一整层,全部是魔法盒子的办公室。我进了指定的会议室,里面早就坐了十几个人,跟我一样都是等待面试的。我靠近门口坐了下来,这里所有的人都将是我的竞争对手。我不知道自己靠什么超过他们,博得公司的青睐。

想必他们中,有的人已经跟别的公司草签了就业协议,来这里不过是为了多往自己的篮子里放枚鸡蛋,好让自己有挑选的余地;有的人,跟我一样,把这个机会当成救命稻草,要拼命地抓住。“拼命”,对,只能用这个词,我除了拼命,没有别的资本可以击败这十几个竞争对手。

九点,杨经理进了会议室,她很和善,说话温柔,不急不慢,让我紧张的心渐渐放松下来。她说,今天是第一轮面试,只需答一份书面问卷。

问卷题目很杂,几乎没有专业知识,都是一些很随意的问题。比如列举自己最喜欢的三本书,比如喜欢做导演还是做演员,比如喜欢喝咖啡还是喝红茶之类的。答完试题后,我自己感觉很没底,不知道答案到底对不对。

会议室里的十几个人,最后只有一个可以留下。所以,我们彼此都视对方为威胁,考完后几乎没有说话,就各自回去,等待着下一次电话通知。

我再次接到杨经理的电话,是周四。她很和蔼地通知我,让我准备一下公司第二轮面试。挂了电话,我几乎要蹦起来。我进了第二轮!我通过了测试!电话里,杨经理还通知我,如果有书面作品,一起带来,因为第二轮是策划部经理面试,要看专业水平。

我赶紧把自己曾发表的几篇文章拿了出来,小心地剪辑好,放进文件袋。没想到,自己在大三苦闷时回味快乐童年的这些文章,居然能给我带来用处。

再次坐在“魔法盒子”的会议室里,当初的十几个人,变成了三个人。也就是说,今天很可能要三取其一。有了手里这几篇东西,我心里稍稍踏实了些。十几分钟后,我被叫了进去。

在人事部的办公室,杨经理身边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自我介绍说是公司策划部经理,叫马前程。马经理旁边还有一个人,也是男的,看起来比

马经理年轻不少,他自我介绍说是策划二部经理于扬。

三双眼睛盯着我,我拘谨极了。我告诉自己别慌,可牙根还是咯咯地蹦。杨经理问我,大学期间有没有发表过作品。我赶紧拿出了那几篇文章,递了过去,马经理和于经理接过去,大概地扫了几眼。

马经理扶了扶眼镜,伸手示意了一下,笑着说:“别紧张!你先讲个笑话吧。”

我听了,更紧张了。三位考官,听一个应聘人讲笑话!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愣了好一会,终于想起了一个笑话:

“甲说:你看我的头像牛逼吗?”

“乙说:像!”

讲完了,杨经理、马经理、于经理三人愣在那里。我局促地捏着西装衣角,看着三位。突然,杨经理先呵呵笑出了声。我不知道她是听明白了我的笑话,还是我讲笑话时的拘谨神情太搞笑。

接着,马经理和于经理也附和着笑了几声。

这是我遇到过最怪异的面试。

后来,马经理和于经理问了一些文案写作方面的内容,我记不大清楚了。现在,我只记得自己的那个笑话。

从“魔法盒子”出来,我反复回想着面试过程有没有失误。我的工作和前程不能毁在一个笑话上吧?

我不知道。

五

快要小年了,找到工作的同学,陆续给自己放了寒假。

我仍在等待“魔法盒子”的通知,如果年前定不下来,我怎么回家跟父母

交代呢？宿舍里，赵忠娃回老家了，唯一——一个能跟我说话的人走了。剩下的郝伟和孟代强，跟我一样也在等待面试的结果。

我不知道他们面试的是哪家，他们在宿舍除了趴在电脑前对玩CS，就是出去吃饭喝酒。我不会玩游戏，也不跟他们出去吃饭。当然，他们也不会叫我。中午本想睡会儿觉，可他们把电脑的音箱开到了最大，嗒嗒的开枪声和被爆头的惨叫声混着他们的叫骂声，弄得我根本无法入睡。我只能用不停地翻身来抗议，可他们视若无睹。

睡不着索性起床，去了图书馆。

图书馆早就放假了，不对外开放。我想给“魔法盒子”的杨经理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又觉得这样太冒失，说不定会影响自己的印象分，只好作罢。

再过两三天，春运就要开始了，到时我想回家都买不上票了。小年后公司都忙着年终工作，应该不会再安排面试了吧。于是，我去车站买了票。

我挤在回家的长途车上，窗外呼啸的风吹得啾啾响，想着自己的工作还未着落，心里忐忑不安，不知怎么跟父母说。

到了家，父母喜出望外，里里外外地忙乎着。爷爷坐在门前的太阳窝里，有他在，我心里就踏实，我也帮着打扫院子，购买年货。腊月二十九，爷爷开始每年一度的工作——写对联。爷爷是个老秀才，写得一手好字。村里人都会买好红纸，在年根找爷爷写对联。

我兑好墨汁，化开毛笔尖，裁剪好红纸，等着爷爷。爷爷戴上老花镜，扎开马步，双膝微屈，腰板正直地开始写对联。他常说，做人跟写字一样，要站得正，站得稳。如今爷爷七十多岁了，仍旧能行端坐直；我却在外面弯着腰，弓着背，苟且度日。

年夜饭之后，等爷爷睡觉去了，父亲终于开口问工作的事。

我说，差不多了，面试都结束了，就等着单位通知签合同。我说得很轻松，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让他们心里踏实些。

父亲曾让我考公务员，我故作个性地说，我想去企业，还是企业锻炼人。

其实,我明白,自己这个性格,连班长都做不好,去考哪门子公务员。再说了,公务员考试,分母多,分子少,白白浪费那么些钱,去给人家当分母,还是算了吧。

这个年过的,七上八下的,父母很高兴我回家,可我却无处安放自己。过了初五,我就踏上了回学校的归程。

我要尽快找一份工作,为了父母,也为了自己。

六

我是宿舍第一个回来的。

郝伟压根就没回家。

或许,他在等应聘单位的通知。

我祝愿郝伟早日找到工作,然后公司让他毕业前这几个月都去实习,没工夫呆在宿舍。我不想见到他,一刻都不愿意跟他呆在一起。据说,他爸要让他回大连,进自家的房地产公司,为以后做继承人打算。郝伟固执地要自己在岛城先闯荡一番。

正月初十,我接到了“魔法盒子”的电话,让我去参加第三轮面试,也是最后一轮。杨经理说,这次是陈总亲自面试。

我觉得我应该做最充足的准备,争取到这个岗位。可是,现在网吧都没开门。中午,郝伟出去吃饭了,电脑开着。我像做贼一样,东张西望地警惕着一切动静,迅速打开网页,浏览关于魔法盒子的一切信息。查完后,删除历史记录。

我知道自己很猥琐,但我如果跟郝伟要求用一下他的电脑,我做不到,他也不会同意。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坐公交车去魔法盒子参加面试。

我是第一个到的。过了几分钟,另一个前来面试的人也到了,我不认识他。这不可能,前两轮面试我没见过他。我鼓了鼓劲,问他,是不是来应聘文案策划。他说是。我说,那我怎么前面没见过你呢?他笑了,说,应聘这个岗位的人太多,面试都是分批进行的。他说完,很得意比我知道的内幕多。

我恍然大悟。我又问他:“这次进面试有多少人?”

他伸出三根指头,很淡定地说:“三个。”

说完,他伸着脖子等第三个人出现,看来他已经不当我是竞争对手了。

快九点半了,一个人推门进来。我几乎要跳起来,郝伟西装革履地夹着文件袋进了会议室。他看到我,显然也吃了一惊,但很快他就镇定下来,装得跟不认识我一样,坐了下来。

我已经方寸大乱。

九点半,进来一个女孩,我认识,她就是那天在招聘会上笑话我掉了扣子的女孩。

她进来问:“哪个是赵横日?”

我站起身。

她看了我一眼,说:“跟我走吧。”

她在前面带路,我一声不响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走廊最里面的一间办公室,上面写着“总经理办公室”。推门进去,第一眼就看到陈总坐在里面,我形容不上来对陈总的感觉。

陈总示意我坐下,然后吩咐说:“唐木,倒杯水。”原来这个女孩叫唐木。唐木转身泡了茶,递给我,我不敢喝,接过来放在办公桌上。

面试还没开始,陈总的电话响了。

“你滚一边去,滚滚滚,不伺候你这路货色!”陈总就这样接了一个电话。

这是我对他的第一个直观印象。

他若无其事,说:“好了,我们面试开始。”

我惊魂未定。